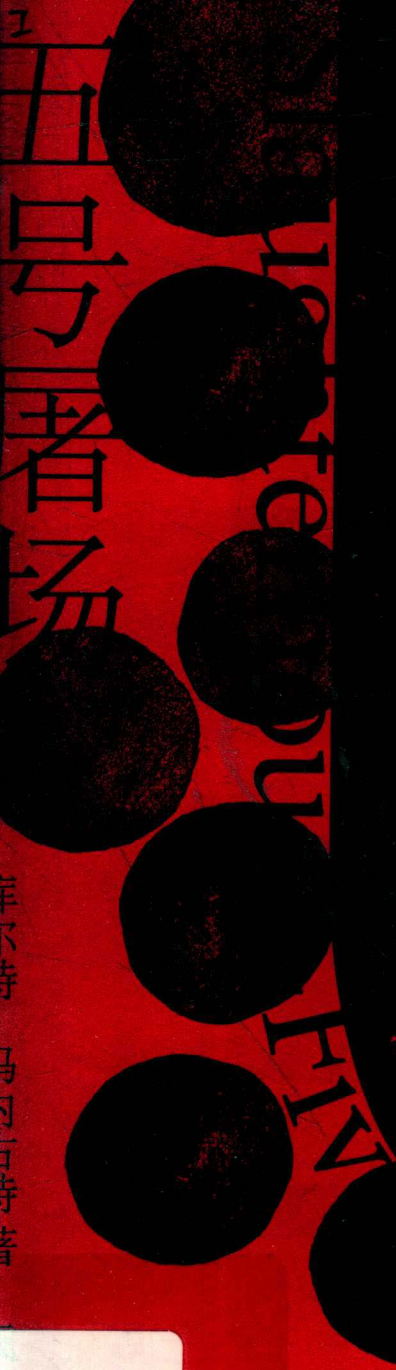


Kurt Vonnegut



五号者场

菲尔诗
马内可诗著

译林出版社

Slaughterhouse-5



五号屠场

Kurt Vonnegut

[美国] 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虞建华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号屠场 /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著;
虞建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6

(冯内古特作品)

书名原文: Slaughterhouse-Five

ISBN 978-7-5447-7300-3

I. ①五… II. ①库… ②虞…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7432 号

Slaughterhouse-Five by Kurt Vonnegut

Copyright © 1969 by Kurt Vonnegut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acorte Pres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5-427 号

五号屠场 [美国] 库尔特·冯内古特 / 著 虞建华 / 译

责任编辑 张 睿
装帧设计 廖 韡
校 对 芮 利
责任印制 颜 亮

原文出版 Delacorte Press, 196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300-3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谨以本书献给

玛丽·奥黑尔和格哈特·米勒

牛群哞哞叫
圣婴惊醒了，
小主啊耶稣
不哭也不闹。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9
第三章	65
第四章	90
第五章	109
第六章	171
第七章	192
第八章	201
第九章	227
第十章	260

第一章

故事中的所有的一切，或多或少都发生过。至少，关于战争的部分是相当真实的。我认识的一个家伙真的因为拿了一只不属于他的茶壶，在德累斯顿被枪决。另一个我认识的家伙真的威胁说战争结束后要雇杀手除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我只不过都没用真实姓名。

我也真的在1967年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¹的资助（真是天大的好事），重返德累斯顿。德累斯顿看上去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顿，但比起戴顿，城市中有更多的空间。地下一定埋着数以吨计的人骨肥料。

与我同往的是一个叫伯纳德·维·奥黑尔的战时老伙伴。

1 古根海姆基金会：由美国国会议员约翰·西蒙·古根海姆设立，设有古根海姆研究基金，专为学者、艺术家、作家提供资助。

我们重访了夜间关押我们战俘的那个屠宰场，与带着我们前往的出租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的名字叫格哈特·米勒。他告诉我们他曾一度是美军的俘虏。我们问他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怎样，他说开始非常糟糕，因为每个人不得不辛苦工作，因为当时住的、吃的、穿的都十分稀缺。但现在情况好多了。他有了舒适的小套间，女儿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他的母亲在德累斯顿的那场空袭中葬身火海。事情就是这样。

他在圣诞节给奥黑尔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这么写着：

“我祝愿你和你家人及你的朋友圣诞快乐新年好还希望我们如果机会巧了还能在一个和平自由世界的出租车里相见。”

. . .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说法：“如果机会巧了。”

我真的不想告诉你这本倒霉的小书耗费了我多少钱、精力和时间。二十三年前，当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回到家中时，我本以为写一些关于德累斯顿大毁灭的文字，对于我而言轻而易举，因为我只需报道我所目睹的一切即可。而且我还认为，由于主题如此重大，这将成为一部传世杰作，或者至少为我

挣得不少经济收益。

但那时我头脑中挤不出多少关于德累斯顿的文字——无论如何不足以凑成一本书。直到今天，我头脑中出现的文字仍然非常有限，而时过境迁，儿子们都已长大成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老家伙，沉湎于忆忆旧事，打打门球。

我感到我记忆中关于德累斯顿的部分是多么于事无补，然而德累斯顿又极具诱惑，让我难以搁放。我想起了一首著名的五行幽默打油诗：

伊斯坦布尔有个小青年，
对着自己的家伙开了言：
“你毁掉了我的健康，
你花光了我的金钱，
现在还不尿，你这个老混蛋。”

我还想起了一首歌，是这样的：

我的名叫扬·扬逊，
工作就在威斯康星，

木材场里我工作。

遇到路人来打听，

“你叫什么名和姓？”

我答道，

“我的名叫扬·扬逊，
工作就在威斯康星……”

循环往复，永不终止。

这些年来我遇见的人常常问我在干些什么，我往往回答他们说，主要的事情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有一次我就是这么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的，他扬起眉毛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

“是的，”我说，“我觉得是。”

“听到有人写反战作品，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他们说吗？”

“不知道。你究竟会怎么说，哈里森·斯塔尔？”

“我会说：‘你为什么 not 写一本反冰川作品呢？’”

当然，他的意思是，战争不可避免，阻挡战争就像去阻挡冰川那样徒劳无功。这一点我也同意。

而且，即使战争不像冰川那样应时而来，普通的衰老死亡

仍然不可避免。

· · ·

我还比较年轻，还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作时，我问一个名叫伯纳德·维·奥黑尔的战时老伙伴，是不是可以去拜访他。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当地方检察官。我住在科德角，是一名作家。战争期间我们都是当兵的，是步兵侦察。那时我们从未指望战争结束后能挣到钱，但我俩都干得不错。

我通过贝尔电话公司的帮助找到了他。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出色。有时候在深夜，我会得一种毛病，与酒精和电话有关。我喝醉酒，呼出的口气像芥子气和玫瑰的混合体，将我的妻子熏走，然后我对着电话，用凝重而优雅的声音请求接线员帮我与多年没有音讯的这个或那个朋友连线。

用这种方法我与奥黑尔通上了电话。他是个矮个子，我个子很高，就像战争中的默特和杰夫¹。我俩在战争中一起被俘。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我是谁。对此他毫不怀疑。他还没睡，在看书。屋子里其他人都已入睡。

1 默特和杰夫：美国某动画片中的两个主角，一高一矮，是愚蠢滑稽的一对。

“听我说，”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想让你帮着回忆回忆过去的事情。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过来见你，我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回忆回忆。”

他热情不高。他说他记不起太多东西。但他还是跟我说让我过去。

“我觉得书的高潮将是处决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那件事，”我说，“真是巨大的讽刺。整座城市被大火烧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然后这个美国步兵却因在废墟中拿了一只茶壶而遭到逮捕。对他进行了常规审判后，交给行刑队枪决了。”

“是啊。”奥黑尔说。

“你不认为全书的高潮应该在这里出现？”

“这方面我一窍不通，”他说，“那是你的行当，我是外行。”

. . .

作为干这种勾当——设计高潮和情节、塑造人物、编写精彩对话、安排悬念和冲突——的人，我已经多次为这个德累斯顿的故事规划过提纲。规划得最好的那个提纲，至少看上去是最漂亮的，写在一卷墙纸背后。

我使用女儿的彩色蜡笔，每个主要人物用一种颜色。墙纸的一头是故事的开始，另一头是结尾，然后是所有的中间部分，居于墙纸中间。蓝线遇到了红线，又遇到了黄线，然后黄线中断，因为黄线代表的人物死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大毁灭由一个橙色交叉线组成的垂直色带代表，所有还活着的彩色线都穿过这个色带，从另一端出来。

所有线条都停止的终结点，是哈雷郊外易北河畔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战争结束已经有两个星期。我们排着队列，由俄国士兵看守着——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成千个人列队等候，马上将不再是战俘。

甜菜地的另一侧站着成千个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由美国士兵看守着。战俘交换在雨中进行，一个对一个。我和奥黑尔同其他许多人一起爬上了一辆美国卡车的后部。奥黑尔没有带上任何纪念品，而其他每个人几乎都带了。我有一把纳粹德国空军检阅军刀，现在还保存着。在书中我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坏脾气小个子美国人，带着大约一夸脱的钻石、翡翠、红宝石之类。这些东西是他在德累斯顿地窖的死人身上找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一个不知在什么地方弄掉了所有牙齿的英国白痴，把他的纪念品装进一个帆布包里。帆布包搁在我的鞋面上。他不时朝包里偷偷张望，转动着眼珠，扭动着细瘦的脖子，试图逮住任何企图偷看他包中之物的人。他提起包在我的鞋背上颠动。

我以为颠动是无意中发生的，但我错了。他必须找个人展示他的藏品，并认定我是个可信任之人。我俩眼神相遇时，他对我挤挤眼睛，把包打开。包里是一座埃菲尔铁塔的石膏模型，漆成金色，上面有一只钟。

“里面可是个好东西。”他说。

我们坐飞机来到法国的一个整体营地，喝上了巧克力麦乳精，吃其他富有营养的食品，直到浑身長满了婴儿般的脂肪。接着我们被送回家。我与一位同样浑身長满婴儿般的脂肪的漂亮姑娘结了婚。

我们生了几个孩子。

他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而我变成了让人讨厌的老家伙，忆忆旧事，打打门球。我的名叫扬·扬逊，工作就在威斯康星，木材场里我工作。

有时在深夜，等我妻子上床睡觉后，我尝试打电话给我过去的女友。“接线员，不知你们是否可以替我找到某某太太的电

话。我想她住在某某地方。”

“对不起，先生。名册上没有这个人。”

“谢谢，接线员。还是非常感谢。”

我有时放狗出去，有时让狗进来，我们说说话。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并不在意芥子气和玫瑰的混合气味。

“你很好，桑迪。”我会对狗说，“你是不是知道，桑迪？你挺不错。”

有时我会打开收音机，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我酒喝多了，就受不了录制的音乐。

或迟或早我上床睡觉，妻子问我几点了。她总是要知道时间。有时候我不知道，就说，“我怎么知道。”

有时候我想起我所受过的教育。二战后我在芝加哥大学待过一阵子。我是人类学系的学生。在那时，他们传授的思想是人与人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今天他们也许仍然传授着同样的思想。

他们传授的另一个认识是，没有人是怪僻的、邪恶的或者可憎的。我父亲在去世前不久曾对我说，“你知道吗——你从来没写过一篇里面有坏蛋的小说。”

我告诉他，那是战后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之一。

. . .

我一边学习当人类学家的功课，一边给著名的芝加哥城市新闻署当警务记者，每周可得二十八美元的报酬。有一次他们将我的夜班换成日班，于是我一口气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得到城里所有报刊的资助，还有美联社和合众社等。我们报道的范围包括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和密歇根湖上巡航的海岸卫队等。我们通过铺排在芝加哥街道下面的压缩空气动力管道，与这些资助我们的机构取得联系。

记者通过电话将新闻故事口述给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刻写成油印蜡纸。油印后的新闻稿被塞入铜和丝绒做成的管状盒，进入压缩空气推动的管道。最心狠手辣的记者和记录员都是女性，男人上战场后她们接管了工作。

我不得不通过电话将我负责报道的第一篇新闻稿口述给这群可恶的姑娘中的一个。写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了个工作，在一幢办公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的电梯门是由铁镶边构成的，铁制常春藤从孔眼中缠来绕去。一根铁枝条上停栖着一对铁的情侣鸟。

退伍兵决定将电梯厢开到地下室，关了门，开始下降，但他的结婚戒指勾住了门上的装饰。于是当电梯厢的地板开始下降，离开他的脚底时，他被悬在了空中，电梯厢顶部砸碎了他的脑壳。事情就是这样。

于是我发了事件的电话稿，而准备打蜡纸的女人向我提出了问题。“他的妻子怎么说？”

“她还不知道呢。”我说，“事故刚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要个说法。”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芬恩警长。说你有不幸的消息要通知她。让她知道这件事，看看她怎么说。”

于是我照办了。她说了些你能想到的话。家中还有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到办公室时，女打字员问我，说只是她自己想知道，那个被砸的人砸碎时是什么样子。

我如实相告。

“这种事让你感到不安吗？”她说，口中嚼着“三个火枪手”牌糖果。

“见鬼，不，南茜。”我说，“在战争中我见过的场面比这糟